

近来外出散步，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海河岸边。那里空气好，景致新，又有烟火味。我散步的海河边位于河西区小刘庄，也就是早年孙犁于津郊采访后，在《小刘庄》一篇文章里写到的那个小刘庄，该文后来收录于书写天津的一部纪实性散文集《津门小集》中。每当散步至小刘庄，登上刘庄桥的桥头，我的心中都不免泛起波澜，感慨脚下的这片土地：70多年前，曾有一位作家实地采访，留下了不朽的文字。如今，那些保留在桥名、公交站名中的老地名，仍能使我们回溯旧时的光和影。

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到小刘庄散步，每次都要登上刘庄桥的桥头，望着奔流的海河水，心里陡生一种怀念之情。我不知道曾读过多少遍孙犁的《小刘庄》，对这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有别样的情怀。“小刘庄”3个字，在我心里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。那天，站在刘庄桥上，忽然发现我家先后的3处住址，竟然都在一条直线上，沿着海河而居，这真是一个意外的发现。

我家现住址和小刘庄属于同一个街道。再早，小刘庄曾是一个街道的名称。从家去往海河岸畔，只需走两个路口，就能望见刘庄桥了。我家第一个住址也是这样，与海河只相隔两条马路。夏天，海河边是最佳的纳凉之地。而且，通往塘沽的船码头，就在我家附近的大连道上。第二个住址更是近便，推开窗，就能望见流淌的海河水。

如果在乡间，门前有一条河流，或是一湾溪水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但如果是在城市，几十年间都面朝一条河流，与其相伴了大半生光阴，那一定是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了。海河水的流向始终未变，沿岸景物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，而这些变迁就发生在眼前或身旁，使我对海河的情感愈发深厚。

天津这座城市是我的出生地，长大后，我始知原籍是河北省高阳县。

和平区大沽北路117号，是我记住的第一个家庭地址。我牢牢地记住这个门牌，因为我从这里上了幼儿园，又上小学，人之初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这个住址坐落在大沽北路与营口道交口，当时归属解放桥街道。这是一座比较考究的两层楼房，属于什么样式的建筑，却无考。楼内是一水儿的水磨石地面，连楼梯也是，一楼没有住户，二楼则有五六户人家，共用一个厕所，做饭就在自家门前的楼道里。上楼后的第一间房就是我家，大约



▲豆包 AI 生成

只有12平方米，开门便是楼梯口，邻居们出来进去，都从我家门前经过，使我有机会熟悉他们，但彼此间却很少交流。

斜对门住着程姓一家。我当时不明白，程家3个儿子、1个女儿，加上父母共6口人，一间10来平方米的房间怎么能住得下？女儿后来好像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我与他家小儿子交好，有一次，他摔折了腿，打了石膏躺在床上，我一有空就去他家陪他玩。他痊愈后，带着我到承德道上的天津图书馆对面的小花园去照相，用135相机拍摄黑白相片，我小学时的照片多是那时候留下的。那里有一座鲁迅先生坐像，是我心中向往的地方。我曾写过一首抒情诗《沉思在鲁迅先生塑像前》。成年工作之后，我曾到成都道上一家电子单位找过那位邻居，报上姓名却未能见到本人，很有些遗憾。

我对第一个家庭住址的记忆极为深刻，没有因为当年年龄幼小而淡忘。我在这里学会

了生炉子，用支炉子烙饼、蒸米饭。春节时，我揣着副食本起早赶到食品公司，去购买节日供应的商品。到了小学五六年级，每年国庆节，都要参加市里的联欢活动，其中游行队伍组织一项，需要多所小学的学生参与。排练时，我们就从学校列队出发直奔海河，过战备桥，聚集于海河广场，几千名学生手持彩色夹板，按照指挥者的旗语将其打开或闭合。国庆节当日上午，全市的游行队伍从检阅台前经过，组字方阵打出“欢度国庆”“祖国万岁”等字样，顷刻间，欢庆之声响彻海河上空。

家和学校同在一条路上，很是方便。这条大沽路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最早叫海大道、紫竹林大街，是通往大沽口的一条路，我也曾为它写过一篇散文《一条有名的路》。

我在大沽北路上居住了15年。那时，我还担心住家离河这么近，一旦发洪水海河水会不会漫出河岸？大人们说，不

会的，海河堤岸的地势高，再大的水势也不会溢出河床。后来我知道，每年汛期期间，有关部门都有极严密的防洪预案，不会让城市居民遭受损失。

自小面河而居，对家门口的这条海河，自然便有了感情，我羡慕那些可以横渡海河的畅游者，也希望年年都能看到清淤船……

1972年初秋前后，我家第一次搬家，仍然是父亲单位的宿舍，是一座院落中的一间半平房。这个院落原是河北省航运局的一处仓库，叫三十八段码头（货场）。搬家前，我还到停靠在海河边的大船上玩耍过，那时候，常有从大清河经子牙河驶来的货船。搬家后，这座码头也不存在了。

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，这里改建了楼房，作为原住户，我们随之搬进了新居。住惯了海河边，感觉周围环境和空气非常好。待海河边建成了带状公园、亲水平台后，这一带更成为附近居民的乐园，家中的多本相册里，都有不少以海河为背景的人生留念。那时，我经常要过的桥是直沽桥和刘庄桥，这两座几乎并肩的桥，比之大光明桥、解放桥、大沽桥等，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，也最为熟悉，因为它们就在我家附近。那些年，我到直沽桥去，就是为了逛那里的早市，桥膀子下面有一条较长的街道，卖各种蔬菜和水果，价格适宜。这个早市经营了很多年，颇受周边居民们的欢迎，现在改称为津沽商业街。

我到新闻单位工作后，与海河有了更多的感情联系。东丽区小东庄农民诗人许向诚，家门前不远就是海河堤岸，记得那是1984年早春，他邀请诗友们到家中做客，吃贴饽饽、熬小鱼，然后到河里划船。木船、双桨、奔涌的河水，这是一次“原始”的海河游历，老诗人鲁黎坐在船中间，他是我们崇拜的偶像。

有一年，我所供职的报纸文艺副刊，与当时的海河管理处，共同举办了一次赞美海河的征文活动，天津的作家、诗人纷纷撰写诗或文，热情歌颂母亲河。我为此写了一首诗歌《流动的海河》，寄予了我对海河的深情：

我是无以回报你的
海河
我是慨叹
你有如此包容博大的内涵
又有点燃梦境的细小的浪花
你可以让一座城市
有了悲壮且辉煌的象征
又能够使千百万市民
有了代代传承的信仰

2000年，我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采风活动，远赴广东肇庆，恰好赶上了中秋佳节，我们应邀在西江泛舟，抬头望见月亮，我想起此时家乡海河夜空上的圆月，不由得泛起思乡之情：一条河流拥有悠久的历史，它可以包容苦难，也可以享受欢乐，那粼粼的波纹和浪花，足以折射岁月的光华，记事、明志、怀人、感恩……我将牢记生命中的一轮皎洁。

2008年，作家航鹰送给我一册她参与编纂的画册《天津的桥》。当我们聊起海河话题时，她的回忆引发我的共鸣，没想到，航鹰当年竟也居住在和平区的海河地段，对船声、笛声、市井声记忆很深。作为城市老居民，这样的回忆堪称珍贵，是昔日城市生活的复写与留言。

2025年夏末，我的一位老同事和他儿子，在鼓楼博物馆办了一个“河海津韵——海河历史记忆展”，分列水利、桥岸、烟火、艺术4大类，讲述海河文化的历史脉络与传承。之前的若干年间，类似的展出极为鲜见，唯愿今后年年都会有新展。

入秋以后，天气凉爽起来，海河沿岸又闻喧哗之声，桥景更显诱人。我散步到刘庄桥上，仰头望星空，俯身看河水，站在厮杀着的象棋盘前观战。外圈有老者在聊天：

“听说这几天桥上的灯光好看，出来转转。”

“可不，刘庄桥成了咱这儿的一景了。”

“我家老宅就在这里，土生土长的。”

“我周围的邻居，有不少小刘庄的老住户……”

我突然想，他们这代人和上辈人，很可能是小刘庄的老居民，他们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出生地的。

站在刘庄桥的桥头，周围一片车水马龙的喧嚣市声，今日小刘庄比之昔日小刘庄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见证着时代的进步。孙犁采写的《小刘庄》，刊发于1950年7月24日《天津日报》副刊，其时，刚刚建立了新中国的人民投身于火热的建设之中，作家满怀激情，为迎来新生的城市献上衷心的祝福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孙犁的采访文字，恰似一份最早的规划蓝图，他的名字，理应写入城市建设的功勋簿上。

我在海河岸畔居住的这些年，竟然有了这样多的经历。直到今天，才发现我对海河的情缘，已经蕴含在了生命的记忆里。岁月有情，海河多情，记忆的浪花翻滚向前，多像我们现在常过常新的日月。